

# 星空中的文明交流史

吴焯良



迢迢群星，皎皎河汉。仰首可见的日月星辰，滋养了人类最初的好奇与信仰。作为观测天文的记录，星图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万多年前。明清之际，科学家系统引入欧洲最新天文学成果，成就了星图测绘会通中外、兼收并蓄的全新局面，成图于近4个世纪前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日前落幕的“大道同行 海纳百川——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到‘一带一路’的上海实践”档案文物展，展出了《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的复制品。络绎不绝的观众站在星图前驻足观赏，仿佛走进时光隧道，星空里的文明交流记忆迎面而来。

## 调和东西方天文学传统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现存于世时间最早、尺寸最大的东方皇家御用星图，制于1634年，由晚明科学家徐光启主持测绘，钦天监学者与汤若望、罗雅谷等外国传教士共同制作。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清内府藏本（以下简称“一档本”），为屏挂式木印填色纸本，全图分作8条幅纵向拼组，拼合后横长449.6厘米、纵长202厘米。

星图主体为北、南赤道星图，星空着蓝色，星体点染金色，每个半球图直径约160厘米，以春分点作为起点，中国传统的赤道、欧洲黄道两种坐标体系并存。在星图标识方面，沿用中国传统的星官命名和划分体系“三垣二十八星宿”，参照西方星表及实测数据订正。“三垣”指的是天中宫、紫微垣、太微垣，另外两个分别为“太微垣”“天市垣”。在星图中，紫微垣是星空中的紫禁城，天市垣为百姓的集贸市场，并以吴越、巴蜀等地名称作为市场城垣……世间万物映照于星空，独具东方神韵。对于旧图未载或中国境内观测不到的南极诸星等，则参照中国风物习惯，翻译后增入星图。例如“不死鸟”译为“火鸟”，“大嘴鸟”则称“鸟喙”，“天堂鸟”定名“异雀”。如此，测绘者将中国传统星图的1461颗恒星增为1812颗，并引入“星等”概念，将所有恒星区分为六等，依图例以大小不等的圆点标识。此外，贯通南北星图、状如白练的是银河，其中无名众星以细密圆点标出。根据望远镜观测结果，将传统上认为非星的“气”明确为群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星云。

在北、南赤道星图之间及外沿，绘有古赤道星图、黄道星图、西式天文仪器图等16幅辅图，并配有相应的图说注记。整幅图首尾之处，分别是徐光启署名《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和汤若望所撰《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阐述了制图缘由、成图规则以及调和东西方天文学的技术路径。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最初以绢本屏风的形式制成，形制庞大，制作精美。岁月沧桑，这架屏风已不复存在，目前所见《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均为刻本。除现存的一档本外，还有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诸家藏本。这其中，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所藏的明印设色本，或许是最接近屏风原貌的版本，而一档本则是装潢最为堂皇富丽的版本。见证17世纪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全面精准的皇家星图，书写了中国古星图在世界天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

17世纪初，根据元代郭守敬《授时历》改制的历法已使用200余年，误差累积明显，需要对天文历法进行修正。“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一批具有西方科学背景和专业天文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加速了中西科学文化的相遇、交流、融合。1629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受命修历，他延揽中外精熟天文历算之人成立历局，系统编译欧洲数学、天文学著作，制作新型观测工具。

此后5年间，由徐光启引领的科学团队共进呈历书137卷（含恒星总图8幅及由此制成的屏风1架），天文观测器具十数种。这些译著、撰述及星表、星图首次将欧洲最新天文学成果转换融入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调和中西两种历算、星象系统，成为17世纪最为系统完整的中文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见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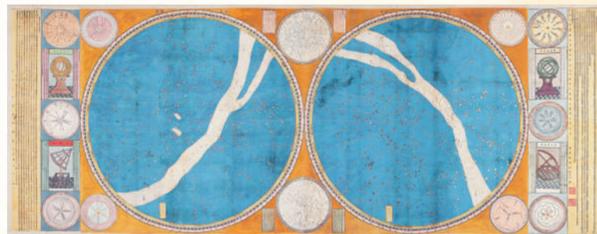
作为中国第一种会通中西两大星象体系的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深刻改变了我国星图制作形式与内涵。它呈现的中西星象会通格局持续影响着我国古代星图、星表绘制。直至清代乾隆朝《钦定四库全书》纂修完成，这一始自明末的中西星象调和工作方得完竣。

2014年，《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古老的星图，承载着人类“极目楚天、共襄云汉”的祈盼与探索，见证着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的灿烂历史。中西科学交流的佳话和星图一起，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见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远在天字诞生之前，古人类就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清内府藏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供图



# 与戏剧相遇 与文化同行

王佳可

## 讲述红色故事，展现家国情怀

4月26日晚的美琪大戏院，戏剧《千里江山图》徐徐展开，用冷静克制的叙述声调刻画出一幅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人画像。导演王晓鹰说：“我想让这部戏剧配得上一个奔涌的词——风华绝代。”大幕落下后如潮的掌声，见证了导演所言不虛，亦见证了革命理想依然具有时代意义，能够激起观众心底奔涌不息的共鸣与感动。

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由作家孙甘露创作，曾获2023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故事围绕身处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以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摹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记录下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而如何在有限的戏剧时空中将

20多万字的小说呈现在舞台上，是巨大的挑战。

经过反复讨论，王晓鹰和编剧赵激最终将一部“立体”的小说立于舞台之上。戏剧《千里江山图》采用叙事体形式，将小说朗读和戏剧表演有机结合：开场时，演员手持小说，在舞台上共读《千里江山图》，并在朗读过程中交替“入戏”，轮流成为“书中人”，演绎故事情节。当切换到另一个视角时，演员换装“出戏”，变回“朗读者”。这样的架构令剧情推进不依赖于场景切换营造出的线性时间流逝，而是在舞台中央的演员空间和侧面的读者空间中充分展开，令观众产生较强的代入感，边观剧边“阅读”这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

戏剧《千里江山图》将原著含蓄内敛的情怀通过诗化意象张扬开去，将伟大悲壮的牺牲精神浓缩为一场聚餐、一次告别、一个拥抱。最后一幕中，全体演员面向观众，背对自己角色的影像，交替朗诵原著中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渐渐地，他们汇入历史上革命者的集体影像——人物融入了角色，最终融入了历史。

# 漫步雅典，感受“看图讲故事”

崔士鑫

## 旅人心语

呈坐姿、隐指其已然过世的慈爱母亲，握着女儿的手似不忍离去；仿佛正在惯常梳妆的女性逝者手拿首饰，面色安详与侍者交流；一个或因意外去世的年轻人，左手握着一只小鸟、右手打开鸟笼，还原了生前遛鸟场景……到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诸多黄金面具、神话铜像等展品中，这些出土于古代雅典墓地的墓碑，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与我国商周乃至春秋战国墓葬只在随葬礼器上偶然留有墓主姓名，后演化为更加概括抽象文字的墓志铭不同，古希腊的墓碑很生动形象。它通常把死者与其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人或物放在一起，呈现某个场景。这类典型场景，相当于在生动形象地讲述一个故事。生动形象讲故事，易给人深刻印象，更具传播优势。这与今天互联网时代的视觉化呈现

## 阐发经典作品，实现跨文化对话

一直以来，对经典戏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亮点。本届戏剧谷上，各国戏剧人以世界经典戏剧为支点，令当下与历史互为镜像，将国别特质、民族特色与人类普遍精神图景相融合，创作出多部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例如上陶陶戏剧大师里马斯·图米纳斯带领中国团队重新创排的歌德不朽诗体剧《浮士德》、巴黎北方布夫剧场制作演出的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暴风雨计划》，以及希腊导演提奥多罗斯·特佐普罗斯带来的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等等。

4月26日晚在云峰剧院上演的《浮士德》是导演图米纳斯与中国戏剧人一场跨越生死的约定。今年3月6日，他与世长辞。《浮士德》成为他首次与中国团队合作、亲自创作排练并完成舞台演出的唯一作品。制作人雷婷对我说，她仍然记得图米纳斯得知自己重病后在电话里对她说：“婷，你放心，我死之前肯定给

你把戏排了。”去年7月，《浮士德》剧组一行18人远赴以色列特拉维夫，与图米纳斯汇合、排戏。他没有告诉剧组，他在特拉维夫接受化疗。剧组也没料到，他是半天放化疗，半天来排戏。雷婷说，剧组是“奔着看戏的光亮而去”。

《浮士德》果然闪烁着戏图的光亮。这部由中国演员用地道中文台词演绎的《浮士德》不仅是歌德经典戏剧的再现，还是图米纳斯带领中国演员重返近代德意志世界所完成的一次精神历险。借由戏剧，时间、空间、语言与文化在异质性的交汇与交融中获得了新生。青年舞蹈家尹昉在剧中扮演梅菲斯特，他用准确优美的肢体语

言、饱满清晰的台词表达和灵光绽放的表演塑造出不同以往的舞台形象，颇具戏剧感染力。在他看来，歌德戏剧的经典性毋庸置疑，其文本的复杂与多义永远为新的解读提供可能，因为“每个时代都能照见其中，每位观众都能在某些瞬间投射自我”。提起图米纳斯，他说：“排演伊始，我就像一张白纸，手足无措，在他的启发与引导下渐入佳境。下半场，导演没有再有多余指导，让我自由发挥。‘生命短暂，艺术长存’，这是梅菲斯特的剧中台词，也是图米纳斯的人生缩影。”

临终前，浮士德面对广袤大海和滚滚波涛犹如顿悟般缓缓道出：“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才能享受生命。懂得了自由的珍贵，才可享受自由。即使前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也值得这样去走过生命的长路。”这一刻，戏剧演员王砚辉、游历大千世界的浮士德和导演图米纳斯的身影与精神完成了跨越时空的重合，凝聚成舞台上上下下求索的浮士德形象。

由中国团队呈现的《浮士德》洋溢着图米纳斯“新幻想现实主义”的鲜明戏剧风格：灵动、浪漫，同时凸显剧作本身的凝重与崇高。在优秀导演的带领下，深耕经典，反躬自身，通过创造性解读呈现经典作品，我们的戏剧创作在获得世界

居住的村庄和战后废墟。

然而，留在希腊先贤名著中那些绘声绘色、情理并茂的神话和历史故事挽救了雅典城。今天在城区漫步，卫城悬崖边以少女石柱而闻名的伊瑞克提翁神殿，传说就是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斗法争当雅典保护神的地方；城内外触目可见的橄榄树，据说就是雅典娜送给雅典人、胜过波塞冬的战马或海水的礼物；大路旁一片断墙残碑的古代公墓，伯里克利曾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葬礼演说；一处僻静处的山洞，关押过临终前仍探究真知的苏格拉底；城边不远处，一片四周长满薰衣草、月桂树等各类植物的空地，“逍遥学派”鼻祖亚里士多德曾带着学生在这里散步讨论学问……而今日希腊人讲解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必挂出方位图，或利用现场的图示牌，看图说话，一处一处形象地讲解，很快就勾起不少游客探古访幽的好奇心。

雅典乃至希腊人自古至今爱看图说话、善讲故事的传统，与那些刻有先人画像的墓碑可谓一脉相承。究其原因，是相对于长住一地、须认知“我是谁”才能

应对熟人社会的农人，古代雅典人早先是以为马为高的游牧者，后成为驰骋地中海的航海人，两者都先须弄清“我在哪”，善于辨析地理和物体形状与方位。这形成了雅典乃至希腊人的形象思维与几何特点，以及用形象故事传承历史、阐发理念的倾向。柏拉图就曾在其学院门上写着“不知何者请勿入内”，甚至认为“上帝就是几何学家”。欧几里得走得更远，他认为一切现象的逻辑规律都体现在图形之中，因此智慧训练也应从以图形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几何学开始。

形象事物、生动故事往往易看、易懂，更有利于信息传播乃至历史文化的广为流传。许多艰深难懂的抽象概念、道理及思想，若配以具体的形象展示或事例讲解，往往更易入脑入心。如果更多借鉴这种“看图讲故事”的方法，再适当结合表达更为精确的文字，就如同在雅典卫城脚下古市场分立西东的苏格拉底与孔子铜像的形神相遇，从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启发。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i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